

# 追随孙犁,一生甘之如饴

——读侯军《报人孙犁》(上)

张家鸿

从1985年踏上“记者孙犁”研究起点,到最晚写成收录《报人孙犁》中的文章的2023年,时间前后跨越35年,侯军的这份执着不可谓不坚韧,这份热爱不可谓不赤诚。读者受作家影响并追随一生,是文学史上最值得回味的细节。

孙犁,是丰碑一样的存在

孙犁赠侯军《老荒集》题签本的那封信,对侯军有着深远的意义。“孙犁先生的这封来信,对我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,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;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,我才立下志愿,要做一个‘学者型记者’;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,我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,‘在那里默默地、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,研究一些实际问题’;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,我能够在浮躁的世风中耐得住寂寞、经得起喧嚣,立定精神,笔耕不辍……”用工整的排比来遣词造句,可知侯军对孙犁先生的崇敬与爱戴。这份情感,是他撰写出《报人孙犁》的情感基础。

孙犁对侯军的影响,不仅在于写作上,还在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上。对侯军来讲,这封信带来的最直接莫过于辞去《天津日报》政教部主任,并转入报社新闻研究室细读《论通讯》。这是侯军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若无这样的选择,便无后来的进取之路。

在侯军所写的《晚年孙犁与报纸副刊》中,有一句美极了的话:“他大量的

说、散文、杂感、信札、读书笔记、书衣文等,流光溢彩、云锦天章,纷纷散落在大江南北的报纸副刊版面上。”这是侯军大量读过孙犁的文章后,情不自禁地回溯。这份深爱,于此得到含蓄、婉转的表达。

倾诉对孙犁的敬意与爱戴,在侯军这里不是单一的方式,而是多种多样的呈现。在《一本新闻专著“传奇”》中,侯军细细道出对孙犁《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》一书的重现过程,自己受先生影响而做出的人生选择,自己细读著作之后写出的万字长文,孙犁读到万字长文之后的来信并且想在《天津日报》发表信件的良好用心。“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,这种感动足以让人感铭终生!”当情感酝酿到足够充沛的时候,侯军绝不会抑制,而是令其自然喷薄而出。

《报人孙犁》因为有侯军的生命投入,以及他和孙犁先生的师生情谊,而蕴含生命的温度与情感的浓度。对侯军来讲,重读不是短暂的举动,并非屈指可数的亲近。读不是一次动作,不是一种习惯,而是心灵一次次敞开,吸收字里行间传递出的光芒与热量,而后内化为人生前行的动力与斗志。对侯军来讲,孙犁是前辈,让他一生追随;孙犁是恩师,曾经的提点受益终生;孙犁是报业同道,其言行举止常让侯军反求诸己;孙犁是平凡朴素的老人,在每一个深夜想起时,不由自主地心生温暖与感动。甚

至可以说,没有孙犁的影响,就没有如今这般模样的侯军。

尊重文本,尊重内心

在这部厚重的作品中,侯军并未因心之所爱而任由情感之河肆意流淌、不得节制。虽被定义为随笔集,却有严谨的学术风格贯穿其中。作者笔下表达的是有理有据的明白话,当然也是几十年沉浸所得的心里话。

在《文章以“简练朴实为美”》中,侯军以孙犁的《通讯六要》《谈简要》为例讲述先生一以贯之且层层深入的主张。何为朴素的美?不单单指形式,更是艺术内在力量的表现手段。“文章短,句子短,字数少,不一定就是简朴。”为何会形成冗长浮泛的文风呢?“就是忘记了写作上的实事求是。我们提倡写短文,首先就要提倡这四个字。”走笔至文末,侯军写出他的恍然大悟。“难怪孙犁先生一再提倡‘要写短文’,难怪他本人的文章总是写得很短,原来这里不只缘于他身为报纸副刊编辑的职业要求,更蕴涵着他秉笔为文的返璞归真的美学追求。”

关于孙犁晚年文风,侯军如此判定。“话多直质,时见精策隽语;辞参文白,品若陈年老酒。”因为孙犁晚年多写《耕堂读书记》《书衣文录》《芸斋琐谈》以及大量书信,因为孙犁把古典文学的意蕴、韵律、节奏融入自家文字里。

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读

者,这是侯军在本书的写作中,给人最直接、最切近、最深刻的教益。这其中,最重要的莫过于尊重文本,尊重内心。如果没有早年激情四溢的记者孙犁,一定没有后来清新婉约、素雅质朴的作家孙犁,也就没有脍炙人口的《荷花淀》《铁木前传》。身为读者的侯军,在自己的年少阅读中找到一条通往孙犁编辑履历的通道。“这么多精彩的文学作品集中涌现绝非偶然,或许都与70年前的那次全民参与的文学启蒙运动息息相关,或许,这些日后的名作家名编剧名导演,最早都是在‘冀中一日’的写作运动中种下最初的文学籽种,并由此萌芽和成长,逐步长成栋梁之才的。”从孙犁参与编辑的《冀中一日》到年少时期被众多出自燕赵大地的抗日小说如《敌后武工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平原枪声》等深深影响,侯军的观点虽带着主观色彩,却不无道理,且有别开生面的借鉴价值。

虽然和孙犁先生有直接交谊,然而,侯军自始至终不曾放下的角色是读者。读者即意味着与孙犁保持一定距离,读者即意味着更倚重的是作品。人与人过于亲近,容易说违心的话,容易让情感战胜理智,故而言不由衷是常见的。《报人孙犁》于孙犁先生去世二十年之际出版,是拉开时空距离之后,对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做出的尽量客观、公正、中肯的评价。

这个版叫“读吧”版,是读书人爱看的版面。今天,咱们就谈一谈

书生绰号 谭汝为

里是说,赵元考诗书满腹,如同有脚可行走的书楼。

首先,我们说说形容某人读书多的绰号。比如,书簏——“簏”的本义是指用藤条或柳条编结的圆形盛器。古人以之讽喻读书虽多但不解书义的人。《晋书·刘柳传》:“傅迪好广读书而不解其义,柳唯读《老子》而已,迪每轻之。柳云,卿读书虽多,而无所解,可谓书簏也。”再如,书库——比喻饱学之士。《隋书·公孙景茂传》称公孙景茂:“少好学,博涉经史……时人称为书库。”再如,书橱——比喻学问渊博之人。《宋史·吴时传》:“时敏于为文,未尝属稿,落笔已就,两学(指当时的国子监与太学)目之曰立地书橱。”其二,以书橱喻读书虽多却不能应用的人。《南齐书·陆澄传》:“澄当时称为硕学,读《易》三年,不解文义,欲撰《宋书》竟不成,王俭戏之曰,陆公,书橱也。”又如,著脚书楼——宋代赵元考博览强

记,宋代朱弁《曲洧旧闻》:“(赵元考)无书不记,世称著脚书楼。”

其次,我们聊聊着眼于读书痴迷的绰号。比如,书痴——即书呆子,带贬义。《旧唐书·窦威传》载:“威家世勋贵,诸昆弟并尚武艺,而威耽玩文史,介然自守,诸兄哂之,谓为书痴。”再如,书迷——指迷恋于读书的人。元末,宋濂因家贫无力购书,只好四处借阅,读后把书抄下来;即使天冷砚台结冰,手指冻僵,宋濂也抄书不止。宋濂因此被人称为“书迷”。

接下来,我们再谈谈有关“死读书”的绰号。比如,掉书袋,讽喻喜欢旁征博引以炫耀自己知识渊博的读书人。比如,蠹书虫,指那些读死书、死读书的人。韩愈主张词必己出,“不袭蹈前人”,反对读死书。其《杂诗》云:“古史散左右,诗书置后前。岂殊蠹书虫,生死文字间。”



## 微书评

商皓

●曾莹著《唐诗物候》

节气与物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表现,作者以此为出发点,在海量唐诗中披沙沥金,挑选出与之相关的诗歌。作者解读角度独出机杼,赏析文字古典隽永,读之感觉四季可亲,唐人不远。

●林鹤著《激情与家庭》

林鹤将他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解读定格于“激情与家庭”。他相信,这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本意。《激情与家庭》以安娜之死为起点,渐渐深入到家庭中去。毕竟,安娜之所以会走上毁灭之路,她的家庭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。

●匪我思存著《乐游原(上部)》

本书参照古代历史构架的“双强”设定,男女主角皆是乱世争竞的杰出人物,在利益权谋的撕扯中惺惺相惜、渐生情愫。虽然作者对两人所处冷兵器战场打斗的描写还有武侠的影子,但依然能看出作者认真汲取历史资料塑造乱世真情的突破。

●[美国]约翰·内森著《夏日漱石传》(邢葳葳译)

夏日漱石是日本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,他直接开启了日本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时代。在资料上,作者深入传主的现实生活;在文学上,作者尽力解开传主的精神世界,成功刻画出同时作为普通人和作为伟大作家的夏日漱石。

## 苦难与浪漫

李更

俄罗斯人的苦难与浪漫,都忧伤在一首诗一般的神曲中。这是产生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土地,也是产生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的土地。《情归何

处》这首凄美的乐章绝配《日瓦格医生》。只有在下半夜,我才能听出作曲家的伤感和乐章内涵的凄美。这是产生暴君的土地,也是产生良知的土地,也是让文化发光的土地。



且喜小憩有绿荫 素心

有人说,现在是短视频、碎片化阅读时代,也是读图时代,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,在我看来,无论在什么时代,都有不少不爱读书的人,也都有不少爱看书的人。我们只看到了不爱看书的人,是因为他们更容易被

## 看书

徐徐

我们看到,而爱看书的人则不容易被我们看到,因为他们

书店里、图书馆里。在我看来,看书的时间不可挤兑。心头无事,身体无恙,便是最适合看书时。

书是不会白看的,不管是无用之书,还是有用之书。有书看,爱看书,真好!

部《尤利西斯》,你都会觉得乔伊斯的不凡。他毫无疑问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家中极其真诚,且非常重要的作家。

和我们称之为物质主义者的那些人相反,乔伊斯先生是精神主义者。他任何代价来揭示内心火焰的闪光,甚至不惜抛弃一般小说家所遵循的大部分常规,将那些按照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。而按照这种模式,每

一个情景和细节都会在人的意识中留下痕迹。毫无疑问,这将更接近于内心活动的本质。

伍尔芙甚至在她为她的新书《普通读者》所做的序言中,满怀欣赏地谈到了乔伊斯。而就在她如此赞赏他的独创性时,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正在《小说评论》杂志上连载,他甚至遭受着评论界无情的诋毁。

## 人文经典

阅读伍尔芙随笔之二

## 伍尔芙把乔伊斯说成年轻人

赵玫

乔伊斯和伍尔芙是同一代人。他们甚至是同一年出生,又于同一年谢世。但是,伍尔芙却宁愿把乔伊斯说成是年轻人,是那个时代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。尽管伍尔芙对这个有着无限颠覆勇气的《尤利西斯》的作者多少持一点保留的态度,甚至批评过他的思想贫乏,和写作方

式上的某种做作。但是基于彼此对意识流小说这种流派

的共同追求,伍尔芙仍旧满怀热忱地赞赏了这位与她同龄的“青年作家”。

她承认他的创作无疑更接近生活,开拓了小说新样式。无论什么人,只要阅读过《一个画家青年时代的肖像》,或是有趣得多的那